

冊三

書名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
 撰者 清 陳森 撰
 卷 冊三
 內容分類 集-小說-章回小說-煙粉
 索書號 雙紅堂-小說-62
 編號 D8664900

品花寶鑑

第一回

史南湘製譜選名花

梅子玉聞香驚絕豔

京師演戲之盛。甲于天下。地當尺五天邊。處處歌臺舞榭。

人在大千隊裡。時時醉月評花。真乃說不盡的繁華。描不

盡的態。一時聞聞見見。怪怪奇奇。事不出于理之所無。

人于情之所有。遂以遊戲之筆。摹寫遊戲之人。而游

戲。最難得者。幾箇川情守禮之君子。與幾箇潔身自

彩色畫頁1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64900
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62
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
 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
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

品花寶鑑

第一回

K2982

(3)



双紅堂
小説
62(3)



科 2982

品花寶鑑

第七回

顏仲清最工一字對

史南湘獨出五言詩

話說子玉從會館回來。將琴官的戲。足足想了兩日。以為天下之美。莫過於此。又將蘇蕙芳。陸素蘭。金漱芳。李玉林。的色藝品評。都為絕頂。細細核來。蕙芳的神色。尤勝於諸人。次則素蘭。可以匹敵。然較比琴官起來。毫釐之間。終覺少遜。又想琴官這箇美貌。若不唱戲。天下人也不能瞻仰。

他品題他。他也埋沒了。所以使其墮劫梨園。以顯造化游戲鍾靈之意。也未可知。故生了這箇花王。又生得許多花相。如百花之輔牡丹。但好花供人賞玩。不過一季。而人之顏色。可以十年。惟人勝於花。則愛人之心。自然比愛花更當勝些。誰想天下人的眼界。竟能相同。我意史竹君王庸庵等。必有言過其實之處。如今看來。真還刻劃不到。想必那些能詩能畫之說。也是的確無疑了。便又想今日雖然見了琴宮的戲。也未能稍通款曲。此後相逢。不知又在何

日。但看他今日雙波頻注。似乎倒有繾綣之意。前此在車內。掀簾凝望。又似非以陌上相逢看待。這也不知何故。便愈想愈不明白起來。想把前日所詠的車中人。翻出看看。再添兩首。便取了出來。忽見三四兩首。挖去了兩箇字。心甚詫異。卽問小丫鬟道。這兩日誰到這裏來。看我的書。小丫鬟道。前日太太請客。有一班少奶奶。還有王家的二姑娘。都進來閒逛。那些少奶奶。將少爺的行樂圖。看了半天。那二姑娘看少爺的書。其餘沒有人進來。我見二姑娘看

書的時候。翻出一張紙來。看了看。用指甲挖破一處。仍舊夾在書裏。又笑道。前日我聽得二姑娘雪兒說。孫家太太做媒。將二姑娘配了少爺了。二姑娘還戴了太太一根簪子回去。子玉似信不信的問道。我不信。你敢是撒謊的。小子鬢道。我敢撒謊。我那天看著房。沒有敢走開。這是雪兒說的。只怕咱們家裏人都也知道。子玉聽了。心內甚喜。猛想起這二表妹的容貌。也有些像琴官的模樣。便將他們比較起來。不知誰好。又把挖去的字一想。恍然大悟。誰知

竟犯了他的諱無意之間。天然轉合。這也奇極了。他看了。當我必是有心想念他。心裏定然怪我。這便怎樣。我又無從與他分辯。這竟是箇不白之冤。繼又想道。既訂了姻。就怪我也不妨。子玉復因瓊華兩箇字。觸動琴官。一意纏綿。憐香慕色之心。從此而起。到了初九日。劉文澤又著人來邀了子玉。告稟萱堂。更衣乘輿而去。且說文澤所請的客。顏仲清。王恂。史南湘。已經到了。隨後梅子玉。高品。一同到門。家人引著走過大廳。到了花廳之旁。垂花門進去。係石

子砌成的一條甬道。兩邊都是太湖石。疊成高高低低的假山。襯著參參差差的寒樹。遠遠望去。卻也有臺有亭。布置得十分幽雅。轉了兩三箇灣。過了一座石橋。甬路旁邊。一色的都是綠竹。遶著一帶紅闌。迎面便是五間捲棚。顏仲清等都在廊下等候。劉文澤早已降階迎接。高品子玉上前先與主人見了禮。然後大家見了敘齒。史南湘高品是二十五歲。高品二月生日。月分長於南湘。顏仲清二十四。王恂二十三。子玉十八。文澤雖二十四歲。卻是主人。大

家依次入座。免不得敘幾句寒溫。內中惟子玉初次登堂。留心看時。只見正中懸著一塊楠木刻的藍字橫額。上面刻著倚劍眠琴之室。兩旁楹帖是桄榔木的刻著。

茶烟乍起。鶴夢未醒。此中得少佳趣。

松風徐來。山泉清聽。何處更著點塵。

署款是道生。屈本立書。書法古拙異常。下面一張大案。案上羅列著許多書籍。旁邊擺著十二盆唐花。香氣襲人。令人心醉。子玉看了。又想起琴言。那日作戲光景。真是寶光。

奪人香氣沁骨。不覺有些模糊起來。忽聽文澤道。這屋子太廠。我們裏面坐罷。隨同到東邊。有書僮揭起簾子進去。卻是三間書房。中間玻璃窗。隔作兩層。從旁透進。玻璃窗內。又是兩間套房。朝南窗內。卽看得見外面。上懸著董香光寫的虛白二字。一幅倪雲林的枯木竹石。兩旁對聯。是名教中有樂地。

風月外無多談。

款署金粟屋內。擺著箇漢白玉的長方盆。盆上刻著許多首詩。盆中滿滿的養著一盆水仙。此時花已半開。旁邊盆內。一大株綠萼白梅。有五尺餘高。老幹著花。尙皆未放。向窗一面。纔有一兩枝開的。文澤因此屋中有地炕和暖。酒席卽擺設在內。主人送了酒。大家坐下。南湘道。可惜今日沒有叫幾箇人來。文澤道。我也打算叫的。因打聽他們今日都在怡園送九。作消寒會。連堂會裏都沒有。一箇去的。所以沒有去叫。怕倒叫他們爲難。南湘又道。今日我們可爲軟紅塵中一時雅集。仲清坐在高品肩下。高品卽湊著

仲清耳邊輕輕的說了一句。仲清啞然失笑。衆人問仲清道。他說什麼。仲清向高品道。我說罷。高品搖了搖頭。仲清道。那第七字對得尤妙。說著兩人相視而笑。南湘最是性急。便道你們說了我情願喫一杯。高品道。喝十杯再說。文澤曉得南湘酒德平常。道我來講和三杯罷。高品道。竹君三杯。諸公各飲一杯。賞識這句話。仲清道。我是請教過的。了免飲。高品笑道。幾時。仲清道。真正你這張嘴。狗口裏生不出象牙來。南湘道。快拿酒來。喝了。等他說。真箇喝了三

杯。其餘也都喝了。高品笑向仲清道。你是請教過的。你說罷。仲清笑著罰了高品一杯酒。道。他說虛白室裏三對雞巴。衆人都不解。文澤道。這有何可笑。南湘忽然想著。撫掌大笑道。這促狹鬼。實在可惡。難爲他實在對得敏捷。子玉等悟著也都笑了。道。雅字竟當他實字。真對得工穩。文澤道。卓兄我出一對。你對卻不許思索。如對得好。我喫三杯。對不出罰十杯。不好罰五杯。高品道。從來說出對容易。對對難。對不出三杯。對不好一杯。如何。南湘道。也要看上對

出得難不難。你且說來。文澤向子玉道。要借重大名。就是子玉人如玉。仲清道。這倒不容易呢。一語未了。高品道。我已對著了。你喝三杯。文澤道。你說。南湘道。如果對得好。我們還要公賀一杯。高品笑道。卯金面是金何如。王恂道。卯金對子玉。卻是絕對。南湘道。就是面是金。欠典切些。高品道。典雖不典。切卻甚切。你沒有見過中秋節。攤子擺的鬼兒。爺臉上都是金的麼。說得閨堂大笑起來。文澤道。你這刻薄鬼。連盟弟都罵起來了。高品道。箭在弦上。不得不發。

主人只得照數領了。合席也各飲了一杯。南湘道。如此飲酒。罰來罰去。也覺無味。前日我們打了一天詩牌。卻極有趣。瑤卿打成兩首絕好的。可惜他們今日又在怡園。借們何不再想一箇新鮮酒令。劉文澤道。今日我們將那對詩的令。行一行罷。子玉問道。怎樣對詩。仲清道。這是極容易的。出令的把一句詩拆開了一箇箇的說。給人對。鞦起來。文義通的免飲。一字不連。罰一杯。往往鬧出笑話來。最有趣的。高品道。就是對詩。主人先飲令杯。文澤飲畢。命人取

了一塊粉板。順著衣衿開了姓。便道。我先出對了。寫了箇中字。衆人想了一想。顏對了外。高對了後。梅對了上。史也對上。王對裏。文澤又出了一箇鳳字。顏對鴻。高對雞。梅對鸞。史對鴉。王對烏。文澤又出一箇下字。南湘道。有卷先交。我對歸字。高品接著對前字。仲清子玉同聲對來字。王恂對迴字。文澤一一寫了。又道。扶字。高搶對了。靠字。史對了。送字。顏對寄字。王對馭字。梅對聽字。文澤道。雙字。仲清對孤字。高品對八字。子玉對九字。王恂道。不好了。順著數兒。

就是十罷。南湘道。是了。我這箇字。倒有些難下。也罷對三字罷。文澤道。輦字。南湘道。我曉得。一定是這句詩。子玉搶對了一箇琴字。王恂對了車字。南湘對了船字。只有高品未對。文澤催道。再遲要罰酒了。高品笑了一笑道。舟字。令官重新寫起來。出的是雙鳳雲中扶輦下。仲清對的是孤鴻天外寄書來。大家贊好。高品對的是八雞露後靠舟前。大家一看。忍不住都笑起來。文澤道。這箇實在不通得離奇了。沒有一箇字連的。也有難倒他的時候。大家公議。該

品在寶鑑 第一回
喝幾杯。南湘道。就只舟前二字算連。其餘實在不貫。五杯是斷不能少的。高品只管笑。也不辨。也不飲。主人道。你到底怎樣。高品隨轅著仲清耳邊說了一句話。把仲清笑得出了席。走到外間屋內。放聲大笑。南湘不解。連忙出席來問仲清。仲清向他說了。那史南湘更拍著桌子狂笑。子玉等向高品問時。高品只是笑。說道。你們且看完了大家的。再說不遲。文澤道。這罰酒是要喝的。高品道。自然。仲清拉著南湘進來。文澤道。不曉得他又在那裏搗些什麼鬼。南

湘仲清聽了這句話。復又大笑。笑得眼淚直流。經小厮擰了手巾擦了。方纔笑聲稍住。再看子玉對的是九鸞天。聽琴來。大家贊道。這句真對得字字穩愜。又在劍潭之上。於是公賀了一杯。南湘對的是三鴉水上送船歸。文澤道。竹君此對。未免襍轍。南湘道。你這試官少所見。而多所怪。要挖眼睛了。這纔對得工呢。子玉道。真對得好。文澤道。這箇我倒要請教。請教子玉道。三鴉水上一歸人。是韓翃的詩。文澤恍然道。可是送襄垣王君歸別墅的詩。我記性真

壞極了。該打該打。南湘道。幸虧你還記得娘家。不然總要罰十杯酒的。再看王恂對的。是十鳥日裏馭車廻。王恂道。我的對壞了。文澤道。就是十鳥二字不連。高品道。前舟又錯了。日中有鳥。堯時十日並出。難道不是十鳥麼。文澤道。這卻強詞奪理。到底勉強些。於是公論推子玉第一。南湘第二。仲清第三。王恂第四。高品居末。就依名次輪作考官。文澤道。還有卓然的罰酒未飲。剛纔到底說什麼。笑得這樣。如果實在說得好。免罰何妨。南湘道。若說了非但不能

免罰。還要倍罰。文澤道。莫非又是糟蹋我麼。仲清道。然也。文澤道。只要糟蹋得有理。罰酒也可以少減。高品道。想來五杯是不能免的。若要再加萬萬來不得了。只好不說罷。文澤道。不加就是了。高品道。把我的對句。倒轉來念。你說好不好。子玉同王恂。文澤暗暗的念了一遍。都不覺鼓掌大笑起來。子玉笑得伏在桌上。王恂笑得靠著南湘。引得南湘。仲清又笑了一陣。文澤道。卓然將來死了。定坐拔舌地獄。小厮斟了酒。高品道。五杯一口氣喝。定要醉倒。還是

與各人豁一拳。或者可以希冀。隨順手一箇箇豁完。卻也有輸有贏。各飲畢。子玉作令官。一箇箇出了四字。是費影收腸。南湘對的是驚聲放膽。王恂是融香浣乳。文澤是翻么小舌。仲濟是多仙散髮。獨高品對得别致。是除伊放糞。大家看了。已經發笑。子玉又出了一箇臺字。南湘道。這句好生沉吟了一會。對了館字。王恂對屋。文澤對榭。仲濟對島。高品道。我住在宏濟寺裏。就對寺。子玉又出了一箇鸞字。南湘道。這字更奇。王恂先搶了一箇燕字。仲濟對了鶴

字。南湘道。不好。搶不過你們。我偏不用飛禽一門。對鼠字罷。文澤道。難道是影鸞不成。我這么字下。連箇什麼字好也罷。么鳥二字是連的。高品道。你對鳥。我也對鳥。子玉道。舞字。南湘道。一定是舞鸞。只好對射字。文澤搶對了歌字。王恂對了華字。仲濟對了瑤字。高品道。巴字好對麼。衆人一齊笑道。你只要肯罰酒。有什麼對不得。子玉寫出來。出的是舞臺收影。費鸞腸。南湘道。哦。極眼前的詩句。都想不著了。仲濟道。試官猶有所思乎。子玉正寫著南湘的對子。

笑了一笑。沒有答應。大家看南湘對的是射館放聲驚鼠膽。衆人道。對得很好。高品道。他是想天鷲肉吃。不要嚇壞了。南湘道。攔著你這貧嘴。回來和你算帳。再看王恂的是華屋浣香融燕乳。子玉已經連圈了。衆人道。這句融洽得很。共賀了一杯。文澤道。我是落第了。衆人看他對的是歌館小么含鳥舌。南湘道。也講得下去。高品道。歌館內有小么。是極連貫的。就是那小么兒太苦些。南湘道。爲什麼。高品道。又是鳥。又是舌頭。分不清楚。那裏含得了這些。想來

對對的人。是含慣的文澤道。狗屁胡說。你的糞對。諒來也不見得高。仲清對的是瑤鳥散仙多鶴髮。子玉已經夾圈了。衆人同聲稱贊。南湘對王恂道。只怕他搶了第一去了。子玉道。文如其人。這兩副對子。卻很配他們兩人。高品道。我的抹了罷。不必獻醜了。南湘道。我記得他的是巴寺放伊除鳥糞。該死該死。不曉得放些什麼屁。文澤道。阿彌陀佛。你會挖苦人。也有今日。你且講講。有一箇字連的麼。子玉從新一看道。兩兄且不要糟蹋他。上兄此對。也有道理。

在內。南湘看一看。點點頭道。不差。這人實在壞極了。文澤道。難道還有點通氣麼。南湘道。可惡在不很不通。高品只是笑著一言不發。王恂走過仲清這邊來問道。那巴寺二字出在那裏。仲清道。我記得戴叔倫詩。有望剎經巴寺一句。王恂道。只要現成就。可以文澤道。下五字呢。仲清道。這裏有傳燈錄麼。文澤令那識字的書童。從外間書架上取了書來。仲清翻出。只見上寫著崔相公入寺。見烏雀於佛頭上放糞。乃問師曰。烏雀還有佛性也無。師曰有。崔云爲

什麼。向佛頭上放糞。師曰是。伊爲什麼不向鶴子頭上放。仲清道。據此看來。這句還說得過去。文澤道。究竟放伊兩字難解。鳥字若換了雀字就好了。高品道。我的鳥與雀總是一樣。你的鳥字若換了雀字不好麼。文澤想了一想。卻也有理。子玉就只取了仲清王恂兩副對句。其餘文澤高品罰了酒。以下輪著南湘出令。出了一箇春字。文澤對夏字。高品對正字。王恂道。平對平使得麼。衆人道。使得。已經對過了。王恂道。晨字。仲清是秋字。子玉是冬字。南湘又出

月字。高品道。竹君的心思與衆不同。這兩字必定不連的。我對陽字。王恂對霜。子玉對雪。仲清對空。文澤道。管他連不連。我們只管對我們的。對了雲字。南湘出了一箇三字。高品道。何如。不是三月。就是三春。我們都對一字。總連得上的。俱各依允。就是文澤道。我偏不和你一樣。對半字。南湘又道。改字。子玉道。這字很奇。我對敲字。文澤道。我對堆字。王恂是豐字。仲清是盤字。高品信口對了一箇伏字。南湘道。兔字。你們對罷。王恂道。貂字。仲清道。鷹能制兔。我對

鷹字。子玉道。騎著驢子放鷹。想來是沒有的。且借他來對對。就是驢字。文澤道。我對烏字。高品道。我就是龜字。文澤道。原來如此。失敬失敬。衆人譁然大笑。南湘道。這是你自畫供招。以後尊名。竟改作高龜。何如。高品自知失口。縮不轉來。便道。這兩字杜撰。不如轉贈吾兄。史龜二字。本是古人名。最典雅的。文澤道。你聽卓然這張嘴。自己落了便宜。又移到別人身上去了。大家笑了一回。靜聽南湘出對。南湘只管吃菜。總不出聲。文澤道。你怎麼不出對了。南湘笑

道卷子已經交完了。還要題目麼。我是一順出的。春月三改兔五字。內中前舟的夏雲半堆烏。烏字原也借對得好。然憑文取之。究不若劍潭的秋空一盤鷹渾脫。還該讓他第一。庾香的冬雪一敲驢。庸菴的晨霜一豐貂。都對得很。工最不好。的是卓然的正陽一伏龜。這正陽二字如何加得上。高品笑問文澤道。貴處是那裏。文澤道。你這狗頭。實在恨不死人。你還想翻供麼。大家想想高品的話。又笑得不得了。原來文澤正是河南正陽縣人。剛剛合著這句對。

你道巧不巧。文澤又灌了他一大杯酒。方出了氣。以下仲清做令官。一箇箇字出的對。是絲髮白日如新六字。高品對的是笠毛朱天入長。子玉對的是鏡顏華年對好。南湘是竹唇朱聲吹慢。王恂是剪衣烏時試拂。文澤是草麻黃朝起視。仲清寫出上聯。是白髮如絲日日新。把文澤的黃麻起草朝朝視。取了第一。子玉的華顏對鏡年年好。取了第二。南湘的朱唇吹竹聲聲慢。夾圈了。取了第三。大家都道這兩副對都好。似乎竹君的較勝。令官甲乙似不甚公。

仲清道這兩本卷子都好。是不用說的面子上看去。竹君的竹對絲。朱唇對白髮。工巧極矣。聲聲慢。又暗藏曲牌名。似乎。在庾香之上。我所以把他夾圈了。但上對卽是一字。字拆開。必得一字字恰對方好。庾香以年對日。最妥。竹君以聲對日。就不很對。假使日字不是疊用。或者竟是白日。那朱聲就講不去了。到底不及庾香的穩當。而且句子大方。不落纖巧。諸公以爲然否。幾句話說得衆人很服。南湘向來不肯讓人。此時亦甚首肯。高品道。然則我以天對日。

比庾香的更好。爲什麼又不取我的呢。仲清道。等我寫出來。你講給我聽。先寫王恂的。是烏衣試剪時時拂。衆人道。這句也自然得很。仲清道。這回考試。除了卓然。原是一榜。盡賜及第的。高品笑道。留心眼睛。我這本卷子。是打不得的。仲清寫出看時。是朱毛入笠。天天長。仲清用筆。又了幾句。大家看了。笑得不亦樂乎。南湘忍著笑道。他這用的古典。我曉得了。當初紅毛國王。把大人國伐滅。占了他的江山。那大人國中有座笠城。就是國王建都之所。紅毛國王

進了這城。住了兩日。覺得渾身腫脹。一天長似一天起來。想來用的這箇古典了。說著放聲大笑。王恂似信不信的問道。後來呢。南湘笑道。這古典甚長。只說說他對的就是了。文澤問道。在什麼書上。仲清道。史氏外編。王恂文澤纔明白過來。復又笑聲大作。高品道。你們混說亂道。難道四子書都記不得。這就是孟子所說。一毛不拔。追豚入筮之揚朱。所以謂之朱毛入筮。這纔算得用古入化呢。仲清道。那天天長三字怎講。高品道。你這試官真是糊塗。他既是

一毛不拔。自然天天長了。衆人聽了。這一陣笑。若不是房屋深邃。只怕街上行路的也聽見。主人罰了高品三杯酒。然後王恂作令官出的。是香盡南人消國美。文澤對的是曲多東妓譜山名。仲清對的是賦難東土鍊。都學高品對的是斗長西聖駕。方齊衆人留心高品對的一箇箇都是平正通達的字。文澤道。此番卓然。大概要取第一了。字字對得狠穩。子玉對的是情深西日感崑名。南湘對的是圖多西土畫名園。一一對畢。王恂寫出出句。是香銷南國美人

品在寶鑑 第七回
盡文澤對的是曲譜東山名妓多。仲清是賦鍊東都學士。難。高品是斗駕西方齊聖長子。玉是情感西崑名旦深。南湘是圖畫西園名士多。王恂道。這第一不消說是竹君了。庾香名旦二字不典。不及劍潭的渾成。只怕第二是他。前舟次之。卓兄這句。我實在不懂。若有典故在內。不妨說明。不要批屈了你的。高品道。我沒有見過。主考閱文。要請教士子典故。卻有若告訴了你。只說我通關節中的了。仲清道。他這典故。出在東土大唐。高品道。劍潭是主考至親。倒

應迴避。不許亂說。原來王恂卻沒有看過西遊記。只管呆呆的看著粉板。南湘正在喝酒。忽見高品用手搭著涼篷。向王恂一望。忍不住笑將出來。酒嚥不及。噴了出來。還欬嗽不已。引得合席都笑。南湘向王恂道。等我笑完了。說西遊記給你聽。文澤接著說道。就是齊天大聖送唐僧往西天取經的典故。王恂恍然大悟道。豈有此理。就是如此。那斗駕及長字總連不上。南湘笑道。你不曉得孫行者。駕起筋斗雲。就是十萬八千里。這路還不長麼。主人要罰高品

的酒。高品再三央求。喝了一杯。末了。是高品出令。高品一口氣說了六箇字。是千里言召禾口。仲清想道。通共只有七箇字。他一說就是六箇。難道不怕人想著麼。必是用拆字法來混人。便道。你這六箇字。可是重詔和三字麼。若不說明。我們就罷考了。高品被他猜著。只得笑嘻嘻的。點點頭。子玉對了卓言貫三字。南湘對了品陽長三字。王恂對了一齡慶三字。文澤對了品姦動二字。仲清對了管毫定三字。高品又一連出了四字。是九喜氣鳳。仲清道。這倒不

是拆字的。我就對一高標兔。文澤道。我就對一歡心雞。王恂道。我對第長年龜。子玉對了超元精人。南湘對了一精神龍。高品背著人寫了上聯。擱著筆。把大眾的看了一回。鼻子裏笑了一笑。就用紙蘸著酒。把粉板上的字一齊擦了。眾人都詫異道。這又奇了。難道一卷都沒有好的麼。南湘道。不是不是。如果不好。他必定寫出來。把人取笑了。我想想他出的那幾箇字。轉起來看。是一句什麼。仲清道。他寫的時候。我瞧見。起頭是鳳詔兩箇字。子玉想了想道。莫

非鳳詔九重和喜氣這句詩。南湘道一點不錯。高品道。不是仲清道。我們且各自記出對句來。就明白了。子玉道。我的人言超卓貫元精。這句卻不見好。也沒有什麼不通。南湘道。他是因他號卓然。這卓貫元精。因他受不住的。原故。仲清道。我的是兔毫一管定高標。必定因兔高二字。犯了他的諱。王恂道。我記得是龜齡第一慶長年。南湘道。好對好對。第一定了。這又爲什麼。文澤道。你不見他巍然首座麼。南湘點點頭道。我的對更明明。指著他了。衆人問。

是什麼。南湘道。龍陽一品長精神。文澤道。我的更說穿了。是雞姦一品動歡心。這也奇怪。爲什麼。牽名道。姓都罵起他來。南湘道。這也是天理昭彰。嘴頭刻薄的報應。高品道。你們瞎猜些什麼。我的上對並不是這樣。因爲你們對的都不通。不出你們的醜。就罷了。難道一定要獻醜麼。衆人道。我們下場的人。是不怕醜的。只管說高品。手指著鐘上道。你們看什麼時候了。還不吃飯麼。衆人看時。已是亥正二刻多了。文澤道。到底是不是。你說了我們吃飯。高品道。

就算是的我落點便宜何如。於是大家吃飯洗漱畢。因夜色已深。告辭出來。子玉一面走著。向主人道。這園子點綴得很幽雅。文澤道。這算什么園子。不及徐度香怡園十分之一。幾時我同你去逛逛。這裏賓主二人講著。那高品對仲清道。你可曉得京裏又來了一箇精品麼。仲清笑道。想是高品的弟兄。高品道。這人卻也可以做得我的弟兄。聞他也是南京人。現寓在宏濟寺內。卻沒有與他往來看他。人甚風雅。而光景很濶。你可曉得是什麼人。仲清道。這又奇了。你們同在廟裏。倒不認得來問我。說著已到門口。各人上車。分路而回。此一番諸名士雅集。卻有兩箇俗子。苦中作樂。要窮有趣。卻討沒趣的事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品花寶鑑

第八回

偷復偷戲園失銀兩

樂中樂酒館鬧皮杯

話說子玉從劉文澤家飲酒回來。已是二更多天。先見過父母。換了衣裳。來尋聘才元茂說話。卻見靜悄悄的。揜了房門。那邊虎兒走來道。少爺出去後。師爺就有人請出去了。今日不回來。李少爺。魏少爺。喫了早飯出去的。子玉道。他們往那裏去了。這時候還不回家。說罷就往裏頭去了。

卻說聘才元茂因子玉出了門。便覺納悶。元茂自初六那一天。見了些標緻相公。心上很想作樂。一來爲他父親拘管。二來手內無錢。不能隨心所欲。卽對聘才道。今日你也該請我看本戲。聘才道。我若有錢。怕不請你。還等你說。元茂便皺着眉。攏着袖子閒踱。踱了一會道。我們兩人聽戲。三百大錢就穀了。聘才道。若論三百錢呢。我還打算得出來。就是冷清清的聽那幾齣戲。也無甚趣味。你不見人家帶着墊子坐官座。一羣相公圍着。嘻嘻笑笑的。好不有趣。

聽了幾齣。便帶了他們上館子飲酒。那陪酒的光景。你自沒有見過。覺得口脂面粉。酒氣花香。燕語鶯聲。僞嗔佯笑。那些妙處。無不令人醉心蕩魄。其實所花也有限。不過七八吊京錢。核起銀子來。三兩幾錢。在南邊擺一臺花酒。也還不穀。我就沒有這幾吊錢。作不起這箇東道。元茂聽了。心痒難撓。便道。我是沒有衣服可當。你還有幾件。何不當票當請我。聘才道。當了就沒有穿的。元茂道。到帳房去借。你與那管帳的到很相好。聘才道。好意思。纔來了幾天。爲

着聽戲去借錢。也叫人瞧不起。元茂道：那就難了。當又不當借。又不借。只好拉倒。我是沒有方法想。聘才道：你倒有方法。你有銀子不肯使。元茂道：我有銀子。在路上就短了。到京後又沒有人給我。那裏來的銀子。聘才道：你尊翁箱裏總有銀子。何不暫借幾兩出來用用。將來我打算到了。照數還你。你也不必告訴他。元茂道：這恐怕使不得。儻或查問起來。怎樣回答。聘才道：如果不查更好。若一查起來。只說我們路上借了葉茂林的盤纏。他今日來討。一時不好意思。所以還他的。元茂道：說到也說得像。但舊年沒有題過。恐怕不信。聘才道：這有什麼不信。你只說向來只道我已還了。所以沒有題起。元茂又想了一想。徑到他父親房中。開了箱子。伸手在箱裏摸索。摸着了一大包。有好幾十兩。打開看了。內中碎的很多。便揀了五六塊。元茂住手。要包。聘才道：花酒兩樣。大約要二十吊錢。你索性再揀兩塊出來。元茂又揀了兩塊。約有八九兩了。一總放在褡連裏。掖在腰間。把銀子仍舊包了。放好。鎖了箱子。喫了飯。帶

了四兒拿了馬褥子。僱了車。急急往戲園來。將到戲園。元茂道。我們聽什麼班子呢。聘才道。自然聯錦班了。到牆上去看報子。聯錦班在太和園。聘才是去年閒逛熟的了。一徑同元茂進了戲園。聘才走的快。元茂見那戲園門口。擺著些五花雲彩。又有老虎。又有些花架子。花花碌碌的。只管往前觀看。信着脚步走。不妨總徑路口。橫着一張矮長板凳。絆了一交。跌了箇倒栽葱。四兒正要來扶。旁邊有一人走過來。雙手將元茂拉起。替他拍去了身上灰土。笑嘻嘻的道。瞧着路走。這交栽的不輕。幸虧我拉的快。儻或摔壞膀子。碰傷了腦袋。便怎樣。不是圖歡樂。倒是尋煩惱了。元茂不好意思。謝了一聲。進去覓着聘才。在樓上坐了一張小桌子。已開過臺。做了兩齣。此刻唱的是拾金。元茂見不是小旦戲。便不看他。左顧右盼。四下裏閒望。非但琴官等不見。連葉茂林也不在臺上。正無精打彩的坐着。忽見一人走來。對着他點點頭。元茂頗覺面善。一時想不起來。那人便走到聘才背後。拍一拍肩。說聲高興。聘才回頭見

是張仲雨便滿面堆下笑來。連忙讓坐。問道：「二哥獨自一人來。還有人同來的？」仲雨道：「我那裏有工夫聽戲。清早到錦春園華公府走了一走。出來又到怡園徐二爺處商量件事。遂同起盛銀號潘老三在天香樓喫了飯。昨日宏濟寺的唐和尚有件事。約我在這裏等他。說罷拿出了玉煙壺。遞與聘才。聘才接了過來。元茂此時方想起是初六那一天見過的。重敘了幾句寒溫。仲雨又將煙壺遞與元茂。元茂不知好歹。當着聞痧藥的一聞。卽連打了七八箇嚏。

噴。眼淚鼻涕一齊出來。惹得仲雨聘才都笑。仲雨問聘才在梅宅光景。聘才隨口答應了幾句。仲雨道：「老弟以後如有緩急。可到愚兄處商量。」聘才謝了一聲。仲雨也不看戲。只與聘才說話。聘才說起琴官。仲雨道：「我也見過這人。相貌倒好。就是人冷些。如今是天天在怡園徐度香處。還有箇琪官。畧比他和氣些。」聘才道：「這箇琴官是我們梅庚香最得意的。」仲雨道：「他也喜歡琴官嗎？」我倒不大見他出來。元茂卻歎歎聽着。見有一箇相公走來。到張仲雨面前請。

了安又照應了聘才。對着元茂也灣了灣腰。元茂擦擦眼睛。聚起了眼光。把那相公一看。原來是前日在會館裏唱戲的孫嗣徽。極口稱贊他。那相公便靠着張仲雨坐了。仲雨卻冷冷的。聘才問仲雨道。他叫什麼。仲雨未及回答。那相公急應道。我叫二喜。就問你能貴姓。聘才與他說了。又問元茂道。前日你在蘇州會館聽戲。你和孫大少爺說話。你們相好有交情麼。元茂想道。這箇相公很多情。見了我他就記在心裏。這也難得的。便含着兩箇黃眼珠。細細的

暖着他。二喜索性過來。與他一凳坐了。問道。你能常聽戲。你喜歡那一家的戲。元茂便支吾了兩句。二喜把元茂的短煙袋裝好了煙。吸着了。送過來。元茂甚是得意。那兩隻眼。愈覺水汪汪的。含着露水一般。心裏喜歡極了。倒突突的跳。喉嚨裏痒痒的。說不出話來。那相公便坐着不動。換了一齣嫖院。便又一箇相公到張仲雨身邊。也坐著不走。聘才問他的名字叫保珠。臺上又換了一齣女彈詞。一出場。聘才認得是琪官。看他打扮得十分香艷。頗有花含曉

露月印暗川之致。兩邊樓上喝彩不迭。仲雨道：「這箇就是琪官。」聘才點頭含笑道：「這琪官比去年更覺好了。」元茂也認不清楚。只與二喜說話。又看看保珠。卻沒有餘情。照應到臺上。那保珠見元茂喜歡他。也挨了過來。二喜便攔着他。他不叫他過來。保珠便繞到那邊坐了。兩箇黑相公夾着箇怯老斗。把箇李元茂左顧右盼。應接不暇。保珠二喜搶裝煙。搶倒茶。一箇挨緊了膀子。一箇擠緊了腿。李元茂得意洋洋。樂得心花大放。琪官唱完。進了場。卸了妝。在簾子

邊站了一站。望見了聘才。卽微微的一笑。聘才對他點點頭。又見他衣裘華美。靴帽時新。迥非從前模樣。意謂其必過來招呼。果見他進了戲房。候了一會。猛一擡頭。只見他已坐在對面樓上。同着前日唱題曲的那箇小旦。陪着兩箇華冠麗服的人。不多一會。那兩人帶着他們走了。聘才好不掃興。只聽得二喜問元茂道：「今日在什麼地方？」元茂不懂。只把頭點。又聽得保珠問道：「今日咱們上那箇館子？」我伺候你能。元茂支吾說不出來。二喜又道：「今天纔開了

兩三家。若去遲了。恐怕沒有坐兒。元茂心裏想道。這兩箇卻都好。看這光景。兩箇都要去的。但恐所帶的銀子不敷。又想道。兩人給他十二吊錢。喫五六吊錢的酒菜也敷了。便問聘才道。我們走罷。保珠便拉了元茂的手道。到那箇館子。聘才看這兩箇相公。心裏不大喜歡。因是元茂花錢。與他無干。樂得熱鬧熱鬧。便對仲雨道。二哥同走罷。我們去飲一杯。仲雨道。你們先請。我還要候一候。聘才道。同走罷。這時候不來。是未必來的了。便拉了仲雨同下樓來。卻

忘還了戲錢。看坐的上來。拉住四兒道。慢些走。你們沒有給戲錢。聘才聽了。住了步。問元茂。仲雨道。是我的。交代掌櫃的。就是了。看坐的答應纔出了戲園。兩箇跟兔的跟着。聘才問仲雨道。那箇館子好。仲雨道。前面的春陽館就很好。不多幾步。走進了館子。掌櫃的都站了起來。叫聲張老爺。新年好。陞官發財。又作了箇揖。仲雨也應酬了幾句。揀了箇雅座。仲雨首坐。元茂第二。聘才第三。二喜保珠一。凳坐了。走堂的送了茶。便請點菜。仲雨讓元茂聘才二人又

推仲雨先點。仲雨要的是瓦塊魚。燴鴨腰。聘才要的是炸
肫。火腿。保珠要的是白蛤。豆腐。炒蝦仁。二喜要的是炒魚
片。滷牲口。黃爛肉。元茂道。我喜歡吃雞。我就是鷄罷。走堂
的。及二喜都笑。拿了兩壺酒。幾碟水菓。幾樣小菜來。各人
飲了幾鍾酒。先拿上炸肫。鴨腰。火腿。魚片。四樣菜來。聘才
便要豁拳。仲雨對二喜道。你出箇令罷。二喜道。樂中樂。苦
中苦。第一杯輸了。要唱箇小曲兒。第二杯輸了。要說箇笑
話。三盃輸了。敬人皮杯。元茂道。這三樣我都不來。聘才道。

那不能。既這麼著頭一箇就是你來。二喜便斟了三滿杯
放在面前道。李老爺來罷。元茂便迷齊了眼道。你們替我
看著。我眼睛不予細。恐怕要錯。便伸出手來與二喜豁一
拳。就輸了。仲雨笑道。請唱。元茂道。唱是再不會的。我情愿
多吃一杯保珠道。說唱就要唱的。元茂飲了一杯酒。求保
珠代唱。二喜道。代唱了。罰十杯酒。保珠便不敢代。元茂對
他作了一箇揖道。好人。你代我唱一唱罷。這些東西。我是
一句不會的。眾人見他果是不會。保珠便代唱了一枝銀

鈕絲再豁第二杯。二喜輸了。二喜道：「有一人請客，沒有錢買酒，拿一隻空杯子放在客人面前。主人說請，客人不動手。主人又說請，客人道：『酒還沒有來，請什麼？』主人家就走了過來，拿著杯子一瞧道：『原來這杯酒是乾巴巴的，你就這麼飲了罷。』」二喜就拿杯子送到元茂嘴邊。元茂樂極一飲就乾。仲雨聘才齊聲說好。保珠道：「這箇笑話實在說得有趣，便也斟了一杯酒送到聘才嘴邊，叫道：『乾爸爸飲這杯。』」聘才也喜歡，乾了。保珠又斟了一杯送到仲雨面前，也叫

了一聲乾爸爸。仲雨也乾了。豁第三杯又是元茂贏了。二喜便含著一口酒，雙手捧了元茂的臉，口對口的灌下。元茂心裏快活，臉上害臊，已嚥了半口，忽低著頭一笑。這口酒就從鼻孔裏倒出來，絕像撒出兩條黃濁，淋淋漓漓，標了一桌。李元茂的腦門子又癢又辣，便伏在二喜肩上，擡不起頭。保珠笑得坐不牢，已塌下凳子，坐在地上。仲雨笑的翻了一身酒。聘才笑的腹痛，捧住了肚子。二喜帶笑拍著元茂的胸。元茂纔擡起了頭，閉了眼，張開口，鼻孔裏

還覺痒懨懨的。打了幾箇嚏噴。停了多時。方纔說道。有什麼好笑。眾人見他這光景。又笑了一會。喫了幾樣菜。二喜便斟了酒。與張仲雨豁了一拳。仲雨輸了。元茂便催仲雨唱。仲雨道。這不難。飲了一杯酒。唱了箇馬頭調。大家都贊聲好。第二杯又係仲雨輸了。要說笑話。仲雨擡頭見屋子裏釘著一箇小神龕。供一張趙元壇。騎箇黑虎。卽對二喜道。你們見了有錢的老斗。便喜歡道。財神爺到了。肯花錢。窮老斗見了黑相公。便害怕道。老虎來了。逢人就要喫的。

你瞧上頭。到底是財神爺騎黑老虎。還是窮老斗跨黑相公。聰才拍案叫絕。元茂罅著鼻孔要笑。保珠卻仰面看那龕。二喜便斟了一杯酒。送到仲雨面前道。該罰你挖苦得利害。仲雨接過來飲了道。這裏卻沒有怕相公的窮老斗。又與二喜豁第三杯。二喜輸了。要敬仲雨皮杯。仲雨道。咱們到不用這麼著。方纔李老爺那杯。沒有喫得好。這杯我煩你轉敬他。二喜便拿著杯子。呷了一口。又送到元茂嘴邊。元茂搖著頭。閉緊了嘴。不受。二喜便跨在元茂身上。端

端正正的將元茂的頭捧正。往上一擡。元茂便仰著臉。二喜卻把那一點珠唇緊貼那一張闊嘴。慢慢的沁將出來。一連敬了三口。元茂便如醍醐灌頂。樂不可言。大家聽他喉嚨裏頭。咕咯咕咯的。嚙了三嚙。二喜又斟了酒。輪到聘才了。第一拳是二喜輸了。唱了一枝九連環。第二拳是聘才輸了。聘才先笑了一笑道。人家姑嫂兩箇。哥哥不在家。姑娘就和嫂子一牀睡覺。嫂子想起他丈夫。便睡不著。叫這姑娘學著他哥哥的樣兒。伏了一會。那嫂子樂得了不得。道。好雖好。只是不大在行。淌出水來。姑娘道。這是頭一回。二次就在行了。咱們起他箇名兒纔好。嫂子道。本來有箇名兒。叫磨鏡子。姑娘道。不像。鏡子是圓的。還是叫他敬皮杯罷。這一陣笑。卻也笑得可聽。元茂笑出眼淚來。罵道。你這箇惡人。明日就要變啞叭子。笑得保珠滾在聘才懷裏。二喜便過來。把聘才打了一下。道。那裏有這樣壞人。罵人罵入骨的。第三杯偏偏又是二喜輸了。二喜拿著酒道。怎樣喝。你分咐。聘才卽板起臉來。道。你聽了張老爺的話。

不聽我的話。你就瞧不起我。我今兒不依你。二喜喫驚道。我沒有得罪你。聘才道。你雖然沒有得罪我。總得聽我的話。二喜道。你且說。聘才道。我說這皮杯還去敬李老爺。二喜又拿著酒對了元茂。元茂道。好嗎。你們今日拿我開心當頑兒。我今番再不上當了。仲雨道。李老大。你不喫這一杯。我再編箇笑話來罵你。聘才道。呸。原來是銀樣蠟槍頭。這麼不中用。一說就不敢了。元茂想道。說是說不過他們的。管他。天下無難事。只要老面皮。占便宜的。總是好的。便道。我倒不像你們這些人。怕害臊。來來來。你看我再飲。倒捧著二喜的臉。喫了這一杯。人倒不能笑他。二喜的令完。保珠照樣與元茂。豁了一拳。保珠唱了箇滿江紅。聘才忽見一箇和尚走進來。口中說道。我的二老爺。你在這裏。我走了七八箇戲園子。那一處不尋到。二喜保珠見了和尚。都請了安。聘才元茂也站起來招呼。和尚都作了揖。與仲雨一凳坐了。聘才看那和尚相貌。是箇紫糖色方臉。兩撇濃鬚。有四十來歲。戴箇絨僧帽。穿件寶藍紬狐皮僧袍。腰

拴黃絲絛。足下挖雲青緞毛兒窩。也沒有出家人的光景。定是酒肉和尚。但看他倒也。和顏悅色。很會張羅。當下卽問了聘才元茂姓名寓處。便對仲雨道。二老爺。明日事完了。不是姑蘇會館。就是天慶堂。再約上你這兩位令友。與這兩位相公。咱們高高興興樂一天。今日實在不好耽擱。那邊人已到齊了。就候你去成事。仲雨道。不用忙。你也喫一鍾。咱們就走。那和尚將鬍子抹了一抹。嘻著嘴。喫了一鍾酒。喫了一片火腿。保珠笑嘻嘻的道。唐老爺。你那位少

爺。倒沒有帶出來。唐和尚笑道。豈有此理。和尚連奶奶都沒有。那裏來的少爺。二喜道。你那位少爺。也與奶奶一樣。唐和尚一手就伸到二喜臉上來。二喜笑道。我說和奶奶的模樣長得一樣。沒有說錯呀。唐和尚見有聘才元茂在坐。便也假裝斯文。縮回手來說道。你們糟蹋佛門弟子。是有罪過的。仲雨聘才大笑。唐和尚又催仲雨起身。仲雨道。再略坐片時也不妨。二喜見壁上掛著一箇葫蘆。指著問唐和尚道。這箇像什麼。唐和尚笑道。這箇像你的嘴。二喜

道不通不通。怎麼說像我的嘴。分明像你的腦袋。光光兒的一根毛沒有。和尚笑道。原是光的。你不聽見說。天上有三光。人間到有四光。是和尙腦袋媳婦腿。老斗銀包相公嘴。和尙腦袋是剃光的。媳婦腿是磨光的。老斗銀包是花光的。相公嘴是喫光的。說著哈哈大笑。拉了仲雨就走。又對聘才灣了灣腰。笑道。我是亂道。二位不要見笑。仲雨道。待我去算了帳好走。聘才道。二哥既有事請便罷。東是兄弟的。仲雨道。二位請多飲幾杯。我走一走就來。說罷辭了。

二人同了和尚出去了。聘才元茂又與保珠豁了一輪拳。保珠也敬了兩次皮杯。二喜又要了幾樣菜。重又鬧了好一回。已點了半枝蠟燭。約有定更後了。兩箇相公都也困乏。兩箇跟兔在風門口站著。李元茂不知顛倒。飲湯飲酒。除下帽子。頭上熱氣騰騰。如蒸籠一般。聘才道。咱們也好散了。輕輕的喚著元茂耳邊道。你拿那東西出來。交給櫃上算錢罷。元茂便向腰間摸了兩摸。失張失致的道。奇怪。站起來。把衣裳後衿揭起。對聘才道。你看可有。聘才道。有。

什麼元茂道。裕連袋兒。聘才道。沒有。元茂臉上登時發怔。道。這又奇了。那裏去了。保珠道。丟了什麼。元茂不答應。又從懷裏亂摸一陣。也沒有。那臉上就一陣陣白起來。解了腰帶。抖一抖。不見有。聘才著急起來道。不要忘了。元茂道。什麼話。你也看見帶著的。又將袍子揭起來。在袴帶上摸了一轉。沒有。聘才卽拉了元茂到窗外。又有兩箇跟兔站著。只得到院子裏低低的道。這怎麼好。你想想到底在那裏丟的。一語提醒了。元茂道。哦。我知道了。我進戲園時候。跌了一交。有人拉我起來。替我拍一拍灰兒。準是被這人偷去了。聘才道。我没見你跌。幾時跌的。元茂道。那牢門口橫著一張板凳。我那裏留心。一進門時就跌了一交。聘才雖是靈變。卻也沒法。二喜走出來道。你們在院子裏商量些什麼。二人重又進屋坐下。二喜便說。天不早了。又到元茂耳邊一轉道。你到我家裏去。我伺候你。元茂聽了這句。心裏又喜又急。臉上發起燒來。只顧看著聘才發怔。保珠二喜猜不出什麼意思。聘才只得對元茂道。丟了這包銀

子如今怎樣呢。元茂道。原是還有些東西在內。一齊偷去了。保珠道。什麼。元茂道。銀子在戲園門口。叫小利割去了。二喜道。我同你出來。沒有見小利。元茂道。進門時丟的。二喜道。進門時就丟的。怎麼你看了半天的戲。喫了半天的酒。還不知道。直到要走纔說呢。不是你忘記帶出來。還在家裏。元茂發急道。豈有此理。難道我要賴。二喜冷笑一聲。聘才道。不是這麼說。我們並不是沒有帶錢。想漂你的開發。李老爺自不小心丟了。原不好對你說。你放心。明日我們聽戲。連保珠的一總送來。卽問保珠道。你相信不相信。保珠道。我到沒有什麼不相信。況且二位老爺都是頭一回的交情。決沒有安心漂我們的。但我們回去。是要交帳的。再是新年上。更難空手回去。非但難見師傅。也對不住跟的人。求你能那裏轉一轉手。省得我們爲難。卽對二喜道。喜哥可不是這樣麼。元茂道。與你們說。你們不信。我今日是帶著八塊銀子。足有十兩多。也沒有包裝在一箇褡連袋裏。他倒連袋子都拿去了。此時要我們別處去借。那

裏去借。不是箇難題目。難人。二喜鼻子裏哼了一聲道。此時尙早。你何不叫你們二爺回去取了來。咱們在這裏坐一坐就得了。說罷。又推著元茂坐了。元茂搖頭道。這斷斷不可。二喜道。不可。那就是安心了。咱們陌陌生生的陪了一天酒。李老爺。你能想想。到敬皮杯的交情。也就設了。我們也叫出於無奈。要討老爺們喜歡。多賞幾吊錢。在師傅跟前掙箇臉。若總照今日の様兒。我們這碗飯就喫不成了。李老爺。你既然不肯打發人回去。如今這麼著。勞你能駕送我回去。對我師傅說一聲。你賞不賞。都不要緊。保珠道。你這話說的很是。只要咱們師傅知道了。就好了。咱們要什麼錢。把箇李元茂急得無法。臉上脹的通紅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聘才只得說道。咱們認識了。難道就這一回沒有後來的交情了。你要他同去。對你師傅說。也不怕你師傅不依。但我到沒有見過。相公要請出師傅來對帳的。保珠道。這原是不認識的。纔這樣。若伺候過三年兩載。相熟了。原不用這樣。二人正在爲難。只見四兒進來道。孫大

少爺也在這裏。方纔走出去。聘才一想。知他認得這些相公。便說道。你去請孫大少爺進來。四兒忙趕出去。嗣徽尙在櫃上說話。也帶著一箇相公。那相公先上車走了。嗣徽也認不清四兒。聽得有人請他。便又進來。方知是元茂聘才。見了二喜保珠。笑道。今日二公。何其樂也。元茂聘才作了揖。二喜保珠請了安。復又坐將下來。聘才就將元茂今日丟了銀子。此時沒有開發。許明日給他們。他們不肯的話。說了一遍。嗣徽把帽子一掀。又把紅鼻子摸了一摸。指

著李元茂說道。李大哥。我知道了。你一包的金生麗水。竟成了落葉飄飄。倒不去誅斬賊盜。反在這裏散慮逍遙。你當我是箇親戚故舊。所以把我急急的感謝歡招。我見他們這樣渠荷的。慙我底下已突然的園莽抽條。你差不多要對我稽顙再拜。我心裏也有些悚懼恐惶。我見你們這頓具膳餐飯。算起帳來。就嚇得你駭躍超驤。他兩箇只管的賤牒簡要。全不顧你當完了。乃服衣裳。你且叫他去骸垢想浴。然後同他上了籃筍象牀。拿出你那箇驢騾犢特。

索性與他箇適口充腸。頑得他矯手頓足。你自然悅豫且康。孫嗣徽隨口胡嘲。把魏聘才李元茂早已笑倒。兩箇相公也聽不明白。不知他說些什麼。好像串戲一樣。也笑得不得。元茂支支吾吾說不出。聘才無奈。只得說要他擔一肩。明日給他們。嗣徽聽了。心裏一驚。便道。余力不能舉。百鈞任重。而道遠。恐難擔也。聘才只得又再三央求。嗣徽勉強答應。說道。明日可以與則與之。人而無信。不知其可也。卽對二喜保珠道。來。余與爾言。盍去諸。明日親送之門。毋逼人太甚也。兩箇相公不能明白。嗣徽只得說了幾句平話。保珠二喜見嗣徽擔了。也就沒法。只得勉強強謝了一聲而去。孫嗣徽恐他們又要他擔起館子帳來。便急急的走了。這邊走堂的進來。一樣樣的報了帳。連內外共五十六吊七百八十文。元茂一聽。伸了伸舌頭道。這箇打幾折兒。走堂的道。實折不扣。李元茂便掐著指頭一算道。十折是五千六百七十八箇京錢。二千八百三十九箇老官板兒。公道得很。以後倒要常來照顧你家。走堂的笑道。

我們的帳。是不打折頭的。五十六吊七百八十箇京錢。元茂道。怎麼就有這許多。走堂的道。不敢多開。聘才對元茂道。你醉了。不要多話。咱們到櫃上去寫罷。遂到櫃上。走堂的又交代了一徧。掌櫃的把算盤撥了一回。看著聘才元茂道。你們二位是同著張二老爺來的。怎麼張二老爺又先走了。你們二位同他是同鄉。還是什麼。聘才道。我們是親戚。他有事先走了。掌櫃的又問道。你能二位貴姓。寓在什麼地方。到京來有什麼貴幹。聘才答了幾句。問他要帳條子。掌櫃的遲遲疑疑的。又說道。大新年上錢窄。今兒還是頭一天。向例這正月裏。總叨光幾箇現錢。況且今日咱們又是頭一回的交情。魏老爺既是張二老爺的親戚。我也不好意思不叫寫帳。但是記著。不要拖長下去。便拿了一張條子。遞與聘才。聘才心裏好不有氣。便照數寫了。又加了兩吊酒錢。註了鳴珂坊梅宅魏字。掌櫃看了一看。夾在帳裏。走堂的送上一箇燈籠。四兒接了。出了館子。兩人各低了頭。一步步踱回。可謂乘興而來。掃興而返。未知後

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品花寶鑑

第九回

月夕燈宵萬花齊放

珠情琴思一面緣慳

話說魏聘才李元茂回家時已三更。梅宅關了門落了鎖。四兒敲了半天。纔有人來開了。兩人走到房中。聘才免不得將不小心丟銀子的話。抱怨了元茂兩句。元茂無言可答。各自安睡。到了次日。只得央了許順。借了十吊錢的票子。分作兩張。寫了一封字。叫四兒送與葉茂林。分給二喜。

保珠。後來子玉盤問聘才元茂。只推張仲雨請去聽戲。下館子。卻將實情瞞過了。過了兩日。已是元宵佳節。李性全帶著元茂。到會館中吃年酒去了。聘才出去逛燈。未回。子玉一人正在無聊。恰好梅進進來說道。劉少爺顏少爺王少爺請少爺出去逛燈。都在門口等著。子玉稟過父母。梅進卽叫套了車。雲兒跟著出來。仲清等卻在車裏等著。見子玉出來。便下了車。劉文澤道。如此良宵。千金一刻。我們趁著燈月。倒是步行好些。把車跟在後頭。回來再坐罷。子

玉道甚好。四人慢慢的走。一路閑談。不多時就到了燈市。一進燈棚裏。便人山人海。的擁擠起來。還夾著些車馬在裏頭。子玉等在那些店鋪廊下。慢慢的走。只見那些店鋪。都是懸燈結彩。有掛玻璃燈。有掛畫紗燈。有裏頭擺著燈屏。有門外搭著燈樓。還有那些賣燈的。密密層層的擺著。幸喜街道寬闊。不然也就一步不能行了。還有那些人在門口放泥筒。放花炮。流星趕月。九龍戲珠。火樹銀花。鑼鼓絲竹。真是太平景象。大有豐登。因此人人高興。慶賞元宵。

又見有一隊香車綉幃過來。也都開著簾子。丫鬟僕婦。坐在車沿上。點著九合沉速香。那些奶奶們。在大玻璃窗內。左顧右盼。文澤王恂等也各留神疑視。有好看的。有不好看的。但華妝艷服。燈光之下。也總加了幾箇成色。四人走路也不能齊集。有些參前落後起來。約過了七八輛後。又有了幾輛接上前隊。便擠住了開不開。此時子玉在前。剛被那車軸攔住。過不去。文澤見車裏一箇少婦生得頗好。打扮也十分華美。子玉恰恰的擠在車前。文澤見那少婦目不轉睛的看著子玉。見子玉倒低了頭。卻無路可走。見那少婦一手把著車門。將身子一鬆。伸出一隻腳來。正是三寸蓮鈎。纖不盈握。見他先盤了那邊的腿。然後將蓮鈎縮進。盤好坐了。那隻纖手也就放下。見他對著子玉嫣然微笑。文澤扯扯王恂的衣服。低低的說道。你看似為著庾香。要顯顯他的蓮瓣。王恂點頭。仲清又在文澤後面說道。焉知他不是為著你。文澤笑道。不像。又低低的叫道。庾香。那施公案有什麼好看。你儘望著那幾對燈。子玉回轉

臉來。卻與那少婦相對。見那少婦還在玻璃窗內看他。頗覺不好意思。一會兒車纔開動。文澤見那車沿下。掛了一箇小洋燈。畫著兩箇如意。一面寫著四箇小字。是起盛號。潘後頭又是一輛。也是一箇少婦。卻生得奇醜。堆滿了一臉黑肉。塗起粉來。雖然晚上。也看得是紫油油的。打扮倒各樣的講究。還在裏頭抹巾幃袖的做作。文澤看他燈籠上貼著一箇花字。開動車。接著過去了。四人又逛了幾處。街道又窄小起來。文澤對子玉道。方纔這箇少婦。那樣顧盼你。你也不回箇情兒。倒只管看那舊紗燈。什麼意思。難道那樣少婦。還不足以當一盼麼。子玉笑道。我没留心他。他也不曾看我。是物色你們的。四人說說笑笑。又看了幾處燈。只見一羣婦女。也是步行。結著隊。亂撞過來。四人看這婦女們。有十幾箇。有紬衣的。有布服的。油頭粉面。嘻嘻笑笑。兩袖如狂蝶穿花。一身如驚蛇出草。他也不顧人好讓。不好讓。直擁過來。內中一箇想是大腳的。一腳踏來。踏著了王恂靴頭。王恂一隻新皂靴。黑了半邊。被他踏得狠。

品花寶鑑 第一回 四

疼說不出來。覺得這一腳就有三十多斤氣力。王恂急忙讓開。又見一箇三十幾歲一箇婦人。身量生得狠高。穿著雙高底鞋。眼望著燈。腳下踏著了一塊磚。身子一歪。幾乎栽倒。恰恰碰著子玉。他就把子玉的胸前一把揪牢。纔站穩了。子玉倒幾乎跌下。唬得心中亂跳。正不知他是何緣故。那人放了手。嗤嗤的笑。一齊擠了過去。聽得有箇婦人說道。這些爺們實在可恨。睜著大眼睛。眇人。難道他家裏沒有娘兒們的。故意攔了路。不放人走。仲清等聽了大笑。

王恂道。真晦氣。被他這一腳踏得我狠痛。他還說我們攔了路。看他。子玉方定了神。說道。我方纔被他這一揪。真唬殺我。我當他認錯了人。不要動手打起來。這纔是晦氣。不料婦女中。竟有這樣蠢材。較起纔見的車中人。真又有天壤之隔了。文澤哈哈大笑道。不上高山。不見平地。你原來是皮裏陽秋。暗中摸索。那箇車中少婦。得你這一贊。也不枉他顧盼多時了。子玉也覺微笑。又道。這些燈也沒有什麼好逛。路又難走。不如坐車回去罷。王恂道。早得狠。回去

也無甚意思。文澤道：我們到怡園去看燈罷。還聽得有好燈謎。去猜幾箇頑頑也好。子玉道：我不認得主人。既是晚上。又是便服。如何去得。仲清道：這倒不妨。徐度香這箇人。卻是我輩。全不在形跡上講究的。況且他園中還有蕭靜宜。更是箇清高瀟灑的人。就去逛逛倒也不妨。三人都要去。子玉也只得同去。於是各上了車。書僮跨了車。沿望怡園來。約有二里路。過了南橫街。到怡園門口。下了車。只見一帶都是碎黃石砌成的虎皮園牆。園門口是紉子紮成的五彩牌坊。只空出見方五尺。怡園兩箇大字。下掛著四盞一串八行五色畫花琉璃燈。進了園門。屋內八扇油綠灑金的屏門。靠門一張桌子。圍著六七箇人。在那裏寫燈虎字條。旁邊一張春檯。擺著些荷包花炮。及文房四寶。預備送打著的彩。正中間頂篷上懸著箇五色綵紉百褶香雲蓋。下掛一盞葫蘆式樣玻璃燈。再進裏邊。卻是三面闌干。靠牆一箇方亭子。牆上一盞扁方玻璃燈。上貼著許多字條。底下圍著一簇。約有二十來人。走上亭子臺階。卻已

看見迎面寫著八箇燈謎。仲清將要看時。只見怡園的家
人上來請安。說少爺們何不到裏邊逛逛。文澤卽問他主
人那人說道。我們老爺在外赴席未回。蕭老爺在家。王恂
道。我們猜了幾箇燈謎。再進去不遲。於是同看第一箇是
雙栖穩宿無煩惱。認得盧家玳瑁梁。下註禮記一句。子玉
正在思索。只聽得王恂問仲清道。這可是知其能安燕而
不亂也。仲清道。只怕是的。再看第二箇是任他萬水千山
遠。雁帛魚書總得來。下註易經一句。仲清道。這箇真是行

險而不失其信。子玉道。那第四箇落花人獨立。微雨燕雙
飛。打一字的。準是倆字。文澤道。這第七箇荒村雨露眠宜
早。野店風霜起。要遲兩句。打古人名的。想是息夫躬。子玉
道。不錯。王恂道。我們去報罷。仲清道。我們索性把那四箇
也打完了。再報不遲。那第二箇鴉背夕陽明。打禮記一句。
必是日在翼。子玉道。那首七律打古樂府八題的第一聯。
記得兒家朝復暮。秦淮幾折繞香津。準是子夜與金陵曲。
仲清道。第二聯下句。月影偏嫌暗。麴塵是夜黃。那上句。雨

絲莫遣催花片。不知是什麼。文澤道。或者是休洗紅。那第三聯是長夜迢迢聞斷漏。中年陶寫漫勞神。必是五更鐘。莫愁樂王恂道。第七句鴉兒卅六雙飛穩。不消說是烏生八九子了。仲清道。末句應向章臺送遠人。大約是折楊柳。就是第五條降生辰巳之年。打詩經一句。及第八條不著一字。盡得風流。打唐詩一句。猜不著。正說著。只聽得有人問道。降生辰巳之年。可是維虺維蛇。園門口的人回說。不是。文澤道。不要給人搶去了。我們去報罷。大家走下亭子。

子玉道。那打詩經的。我已想著了。必是不屬於毛仲清道。狠是這句實在虧你想。王恂道。那打唐詩一句的。不要是殷子正書空。文澤道。且報一報試試。大家到園門口。一箇箇報去。裏頭都答應了。是。就是末後一箇沒有猜著。王恂道。白也詩無敵。裏頭也答應了。是。只見一人又拿了一盞燈出來。將先掛的那盞燈換下。見屏門後頭走了。出一箇人來。子玉見他。有三十來歲。生得眉清目秀。氣體高華。穿得一身雅淡衣服。閑閑雅雅的過來。見文澤。仲清。王恂。三

人一齊迎上前來。稱呼他爲靜宜先生。那人與三人見了禮。又向子玉作了箇揖。子玉連忙還禮。文澤卽對蕭次賢說道。這位是梅庾香。是當今無雙士。靜宜先生沒有會過麼。次賢道。今日識荆。實爲萬幸。便請四人進內。子玉道。今晚便服未免不恭。容另日專誠晉謁罷。次賢笑道。庾香先生當今名士。不應瑣瑣及此。况主人也不在家。我輩聊以聚談。切勿拘以禮節。子玉難以固辭。只得同著走出亭子。兩旁卻是十步一盞的地燈。照見一塊平坦空地。迎面不

遠。就是很高的峭壁了。峭壁之下。一帶雕窗細格的五間捲棚。簷下掛著一色的二十多盞西番蓮洋琉璃燈。次賢讓進屋內。分賓主坐下。與文澤王恂仲清都是認識的。單與子玉敘了些傾心仰慕的話。子玉見他出言有體。舉止不凡。也知道是箇名士。便也頗爲浹洽。談了一會。用過了茶。有書僮從裏間出來。送出一分一分的燈謎彩來。擺在桌上。是些湖筆微墨。端硯雅扇之類。惟有子玉所猜的落花人獨立。微雨燕雙飛的彩最重。是古錦囊裏的瑤琴一

張子玉見琴忽忽如有所思。因見彩禮過重。與仲清等再三推卻。次賢問道：「這琴是庾香先生猜著的麼？」子玉道：「小弟胡猜的。斷不敢當此厚贈。」次賢道：「這是園主人爲杜玉儂而設。另有深意。幸勿見卻。」琴後尙須鐫銘。俟鐫好再行送上。說畢。便令小廝仍將瑤琴抱了進去。其餘彩禮。交給各跟隨收存。原來琴言因製燈謎時。喜誦落花人獨立。這一聯。度香隨囑次賢。以詞意爲琴言寫圖。所以這燈謎。卽以琴作彩。原是於遊戲之中。寓作合之意。非但子玉不

知杜玉儂爲何人。就是仲清文澤等。也未能悉。大家問時。次賢不卽說明。荅以久後必知。閒談了一回。仲清說起都中值此試燈時節。可惜無南來巧燈。殊爲減色。次賢道：「諸兄要看燈麼？也容易。雖非來自南邊。卻還不俗。便令小廝引道。沿著峭壁走。有一箭多遠。卻是一層層的石磴。上了三十餘級。轉了峭壁。後面就是一箇白石平臺。中間團團的一箇亭子。那窗子都是用內凹外凸的整玻璃鑲成。走進亭內。地下鋪著栽絨毯子。中間一張大圓桌。週圍都是

扇面式。檯子拼起來。剛剛扣著桌子。一箇圈兒。仲清等因是夜天氣不寒。就在外面迴闌上坐著。小廝們擡了些圓茶几來。每人面前一張。送了茶。仰觀淡月朦朧。踈星布列。俯視流煙澹沱。空水澄鮮。頗覺心曠神怡。遠遠望去。只見迴巒疊嶂。飛閣層樓。隱隱約約。看視不明。尙未見一盞燈火。忽見亭子前面太湖石山洞。一對明燈照出一雙玉人來。走到面前看時。一箇是袁寶珠。一箇是金淑芳。仲清問道。你們藏在那裏。寶珠道。我們在前面小船室下棋。文澤

道。相公阿會點箇隻眼。寶珠淑芳都笑了一笑。座中就是子玉不認得。那日雖見淑芳的題曲。也是上粧容貌。此時看他骨香肉膩。玉潔晶瑩。寶珠亭亭玉立。弱不勝衣。便想道。這兩箇姿色。似可與琴官相並。但不知性情何如。正想著。猛聽得臺下雲鑼一响。對面很遠的樹林裏。放起幾枝流星。趕月來。便接著一箇箇的泥筒。接接連連。遠遠近近。放了一二百箇。那蘭花竹箭。射得滿園映得那些綠竹寒林。如畫在火光中一般。泥筒放了一回。聽得接連放了幾

箇大炮各處樹林裏放出黃煙來。隨有千百爆竹聲齊響。已掛出無數的煙火。一邊是九連燈。一邊是萬年歡。一邊是炮打襄陽城。一邊是火燒紅門寺。一邊是阿房一炬。一邊是赤壁燒兵。遠遠的金闌鼓驟。作萬馬奔騰之勢。那些火鳥火鼠。如百道電光。穿繞滿園。看得子玉等目眩神駭。文澤想道。可惜無酒負此花燈。聽得次賢說道。如此良夜。諸兄何不小飲幾杯。卽吩咐取酒來。不一會。小廝們取了四壺酒。交給寶珠。淑芳走到各人面前。將茶碗撤去。把茶

几揭起了一層蓋子。便是一箇鑲成的攢盒。共有十二碟果菜。銀盃象箸。都鑲在裏面。十分精巧。寶珠淑芳都斟了酒。次賢說請大家淺斟細酌起來。酒過數巡。臺下雲鑼一響。四處的煙火放完。只見各處樹梢上顛巍巍的掛起無數彩燈來。有飛禽。有花朵。錯錯落落。越添越多。不一時周圍四面。約有數千樹上的燈。都點齊了。地上又舞出幾百片彩雲燈來。五色迷離。盤折迴繞。鑼聲響處。舞出一條金龍。有十數丈長。飛舞如真龍一般。少頃。神仙洞裏舞出一

條青龍接著又是一條白龍。那樹林裏舞出一條烏龍。煙火光中又舞出一條火龍。都是十餘丈長。滾成一處。數十面鑼聲。鬧得像驚濤駭浪。變幻烟雲。甚是好看。又滾出幾十箇大大小小毬燈。在那雲龍中間滾旋。引得那五條龍張牙舞爪。天矯攫拏。看得眾人箇箇出神。忽見怡園家人上前說道。史少爺來了。大家起身看時。只見兩人扶著史南湘。踉踉蹌蹌。一步步的蹀著石磴上來。將到臺前。便霍然的大吐起來。吐了一會。搖著頭喘吁吁的在臺前站住。

指著衆人道。你們好。你們好。便說不出來。小廝先拿了一碗溫水與他嗽了口。又說道。你們好樂。仲清道。你且坐下歇歇再說。扶上亭子。他就坐在地下。寶珠等上去見他。他把頭點點。文澤道。你在那裏喝得這樣。南湘又搖搖頭。寶珠到次賢耳邊說了幾句話。次賢命小廝去拿了一箇小小的金盒子。取出一丸藥來。放在碗內。用開水化了。遞給寶珠。捧到南湘身邊。灣了腰給他喝。南湘搖頭不要。寶珠道。這是醒酒湯。喝了就好了。南湘心裏明白。把湯喝完。閉

著眼道。我醉欲眠。君且去。便放身欲睡。次賢恐著了涼。便命家人扶他到後面小座落裏炕上去睡。扶了南湘進去。把門帶上。子玉問次賢。這是什麼丸。次賢道。這是度香自製的。任憑喝得爛醉。只須一丸下去。宿酒盡消。且補元氣。名爲仙桃益壽丸。不多一會。只見南湘已開了門。走將出來。說道。有趣有趣。幾作了劉元石一醉三年。險些兒被人埋在地下。仲清道。你酒已醒了。還說醉話。漱芳已擰了一塊濕手巾來。南湘擦了臉道。這是什麼地方。衆人皆笑。次

賢笑道。竹君。這是黃鶴樓。你怎麼認不清了。南湘近前一看。狂笑起來。說道。原來靜宜也在這裏。你們到底幾時來的。衆人聽了。又笑。寶珠漱芳拉他到亭外。看了一會。南湘方知道是怡園。細細一想。便又大笑。將要問時。忽然滿園的金鼓盈天。爆聲大發。風馳火驟。聲勢駭人。四面八方。百獸齊集。盡是五色絢紗糊的彩畫。得毛片逼真。一邊馳出一隊象燈。一邊馳出一隊虎燈。一邊馳出一隊犀牛。一邊馳出一隊獅子。還有黑熊白兕。赤豹黃羆。奇奇怪怪。約有

數百足下都有四箇小輪。用人拉著飛跑。鼻裏生煙。口中吐火。覺得如雷轟電掣。地蹋山崩。看得子玉等神驚膚栗。這邊百獸。那邊羣龍。合將攏來。黑霧冲天。火光徧地。大有赤壁鏖兵之勢。鬧了好一會。猛聽得一聲響。半天裏放起一箇九子炮來。只見地下火光一散。如穿梭一般。霎時滿園寂寂。不見一燈。衆名士齊聲喝采道。真有天地化工。孫吳兵法之妙。我們皆目所未見。仲清道。今日舞這一會燈。我算起來。至少也有一千餘人。這園裏那裏來這許多人。

次賢道。若盡用人。自然就多了。這五條龍燈。是盡用人爲。那些百獸與彩雲。都用輪子轉動。一人能頑得好幾箇。以獸牽獸。就要明白進退疾徐之節。也是預先操演的。今日所用。大約還不滿二百人。衆名士盡皆嘆服。次賢讓客下山。到箇寬大地方。小憩。大家未便就散。只得隨著他下了山。穿過幾處神仙洞。依著樹屏竹徑。走到一處。是梨花園。次賢讓客進內。也過了好幾重門戶。進了朝東五間三。明兩暗的西洋房。此中點綴得甚佳。琴床畫桌。金鼎銅壺。斑

然可愛。正中懸著一額。是屈本立寫的宜春閣三字。一邊是陸素蘭寫的幾幅小楷。一邊是袁寶珠畫的幾幅墨蘭。中間地上點著一盞做古鷄足銀燈。有四尺高。上面托著箇九瓣蓮花燈盞。點著九穗。照得滿屋通明。一一坐了。次賢道。我們何不再飲幾杯。衆人道。我們在亭子上已飲多了。可以不必酒了。到是清談罷。南湘道。我今日的酒不曉得怎樣醒的。寶珠道。我們今日醒眼觀醉眼。倒也有趣。南湘道。瑤卿。我記得你還灌我一大碗酒。衆人笑道。這人醉

糊塗了。到底飲了多少酒來。南湘道。今日我同高卓然張仲雨。帶了王靜芳李佩仙在酒樓上。飲了一天。也不曉得有多少。他們都醉得先走了。我送靜芳回去。順路到庸菴家。問知出外逛燈。我也去逛燈。也不知趕車的什麼意思。就拉我到這裏。園門口的人說。你們在裏面賞燈。就扶了我進來。一面說。就懷裏掏出一團燈謎字條。大家看時。一箇是春風。一曲費纏頭。一箇是馬兒快快隨。都打戲名。一箇是賞秋。一箇是趕車。寶珠對淑芳笑道。你的一箇。我的

一箇都被他猜著了。南湘笑道：「原來是你們做的。卽對子玉道：『庠香，此二君何如？你看他們的相貌才藝，你評評，還是我說謊的麼？』」又指著兩邊的書畫道：「你再看看，這是瑤卿畫的，那是香畹寫的。你看外邊那班假名士，能較如這班真相公嗎？」子玉笑道：「小弟早已認過。吾兄尙還刻刻在心。」南湘道：「以後你們這一班見我們，不許請安，只許稱號。如違了要罰的。」寶珠道：「這到與度香靜宜一樣脾氣。就是這樣便了。」王恂道：「庠香，你看這瑤卿與你去年戲園所見

的怎樣。這真偽可能相混麼？」子玉笑道：「瓦礫豈可僭稱珠玉。那箇名字叫他改了纔好。」寶珠不解，便問王恂。王恂就將去年所見保珠。子玉聽錯的話說了。寶珠媽然而笑。於是漱芳拉了王恂下棋。文澤觀局。子玉同寶珠看那墨蘭贊不絕口。南湘、仲清、次賢同坐在醉翁床閑話。南湘道：「靜宜兄，還記得祇有酒狂名下士，醉吟許上岳陽樓佳句否？」次賢道：「那裏及得祇恨仙人丹藥少，不教酒滿洞庭湖。名句足傳仲清道。若教酒滿洞庭湖，只怕史竹君早已醉死。」

了靜宜先生。明日可與他寫箇竹醉圖。次賢點頭微笑。子玉乘他們說話時。悄悄的問寶珠道。這兩天可曾見你們同班的琴官。寶珠聽了。把子玉打量了一番。問道。你同琴官相好麼。倒把子玉問住了。很不好意思。只得答道。向未交接。不過聞名思慕。寶珠道。他如今不叫琴官。改名爲琴言。今日可惜遲來一步。度香帶他赴席去了。子玉心裏想道。我與他直如此緣慳。要接談的福分都沒有。一面想。怔怔的看著寶珠。寶珠也怔怔的看著子玉。四目勾留。都出

了神。劉文澤一回頭。看見這光景。輕輕的向子玉肩上一拍。道。瑤卿好不好。子玉當是問琴言。便道。他的驚夢這一齣。直是天上神仙。寶珠譔然一笑。子玉回想過來。自知所問非所答。幸而話未說錯。隨同文澤走到南湘這邊來。仲清問次賢可有燈謎。被人打去。次賢道。就是昨日有兩封情書。被一箇少年猜去。適值我有事走開。沒有問得這人姓名住址。仲清向次賢要出那兩封情書底稿來。同著眾人看時。一封是藥名。一封是花名。只見上寫著

小憶去年細辛金間款聚蘇合黃姑笑指牽牛油壁香

迎車前猥以量斗之才百合得逐薰衣之隊香附前程

萬里悔覓封侯遠志瘦影孤棲猶思續命獨活問草心

而誰主王孫怕花信之頻催防風雖傳粉郎君青絲未

老何首烏而侍香小史玉骨先寒腐婢惟有申禮自持

防已殘年獨守忍冬屈指瓜期之將及當歸此心荼苦

之全消甘遂書到君前白及即希裁答旋覆五月望日

半夏玉蟾肅衽白斂

子玉道好箇春燈謎面子寶珠道我最愛傳粉郎君一聯

南湘道我們這裏只有庾香算得傳粉郎君你愛他麼寶

珠笑了一笑子玉倒臊得臉都紅了再看那封回書是

尺縑傳馥素馨芳來流丹刺紅腸宛轉以如迴百結歲

巡環而既改四季憶前宵之歡會夜合悵祖道之分飛

將離玉女投壺微開香輔含笑金蓮貼地小步軟塵紅

躑躅一自遠索長安空憐羞澀米囊遲回洛浦乍合神

光水仙在卿則脂盞粉匳華容自好扶麗在我已雪絲

霜鬢結習都忘老少年過九十之春光落英幾點百日

紅祝大千之法界並蒂三生西番蓮計玉杓值寅卯之

間指甲庶鈿盒卜星辰之會牽牛裁成霜素剪秋羅欲

發偏遲徘徊二月十六日長春寅刻名另肅虎刺

仲清道這兩封情書就不是燈謎也香艷極了况且隱藏

藥名花名恰切不移這猜著的人直是箇絕世聰明人了

可惜不知是誰文澤道這兩封書都是靜宜先生的手筆

麼次賢道那封原書是度香的手筆說著王恂已經下完

了棋到輸了漱芳三子子玉因夜色已深隨同南湘等告

辭子玉並說度香來園先為致意改日專誠再來的話次

賢答應著送出各人上車而散再聽下回分解





--	--	--	--	--	--	--	--	--	--



所入
圖
書

